

透視

內地植物人扶助機制系列 下篇

延生殘疾人託養扶助中心是一座獨立的中式庭院，周圍沒有鄰居，寂靜又孤獨。創始人兼院長相久大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中心設立之初他曾想選址在北京城區，但因為房東和周圍居民無法容忍植物人的「晦氣」，他多方尋找只能最終選址在距離北京城區80餘公里的密雲水庫旁一座廢棄的三層小樓裏。2019年搬到現在這處面積較大的新址，自行負責房租水電及員工工資等一切費用支出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

政策缺位 院舍缺資



▲延生託養中心創始人兼院長相久大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攝

▼延生託養中心裏，植物人的雙手和雙腳都已經變形。相久大說，有的患者還會身體向後背蜷縮，直至死亡，極其痛苦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攝



植物人扶助機制尚不健全 託養機構經營資格難以確認

病房裏，年逾古稀的王清江、李樹珍夫婦頭朝一側一動不動地沉睡着，護士幫他們吸痰，王清江直了直脖子，哼也沒哼一聲。「這是一對來自山東的夫妻，睡夢中一氧化碳中毒，醒不過來了。孩子把他們送來這裏，也是希望父母一起走完人生最後一程。」相久大說，家屬要把植物人送到託養中心，首先要接受他的理念：無創操作，只做基本的醫療護理、人文關懷，以及接受自然死亡。家屬會為他們提前準備好壽衣，為隨時可能到來的死亡作好準備。而在相久大的檔案庫裏，那些已經去世的植物人的檔案全部記錄着：已經出院。

選址四野無鄰 怕惹反感被逐

「現址是2019年搬過來的，中心接收的患者越來越多，之前的地方住不下了，這裏原本是一家工廠，我以年租金50萬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的價格租來的。」他表示，新址不只是面積大、環境好、適合植物人休養，最主要是因為沒有鄰居，植物人死亡不會引起反感甚至被驅逐。

「鄰居們並不喜歡家附近有植物人託養機構，所以我們最初的路邊指示牌上寫的是英文：PVS CARE CENTER（植物生存中心）。後來已經不放指示牌了。」他無奈地笑。

成本高治癒難 投入醫生甚少

在延生，每個月的住院護理費用有7,500元和1萬元兩檔，大多數人選擇的是7,500元的大通鋪，1萬元收費則在通鋪的基礎上單獨的病房。家屬們表示這個收費可以接受的，畢竟如果把植物人親屬帶回家，很難找到居家護理員。

一路走來並不容易。一方面，植物人是事實上最失能、最失智、最重殘患者，但目前中國並沒有專門的醫療救助政策，導致很多患者家庭因負擔昂貴的費用而返貧甚至解體。另一方面，因為治療難度太大，專業領域的醫生很難獲得成就感，故此很少醫生願意投入，更有甚者認為救治植物人是在「浪費時間」。

「主管單位」更迭 另謀出路受阻

「我曾經嘗試申辦養老院資格、護理院資格，也曾聯繫過一些慈善機構和醫療養老企業，但結果都是要麼說沒有針對性政策無法救助，要麼沒有反饋。」在香港文匯報記者去年的採訪中，相久大憂心忡忡，因為託養中心的發展舉步維艱。他以創辦殘疾人託養扶助中心名義申領的「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證書」於2020年底到期，作為託養中心主管部門的密雲區殘聯已明確告知將不再擔任，託養中心只好自行尋找業務主管單位。1月初，相久大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在多方幫助下，託養中心已經正式劃歸到北京市密雲區民政局，暫時擁有了合法身份，「下一步，希望能有政策扶持減免一些房租和水電，我就可以一心一意負責植物人的託養工作了。」

此前，他與北京一家養老企業談好合作，用對方更大的場地組建託養中心，但在後續的合作中談崩了，「他們太苛刻，對植物人患者本身要求太多，這是植物人辦不到的嘛！」最近一段時間，亦有幾家公司有意投資合作，但相久大始終猶豫不決，「我的出發點就是植物人患者必須要能夠善終，如果是為了錢來找我，那還是算了。」

談及未來，相久大的情緒出現些許微瀾，他默默點燃一根煙，出神地望着窗外，許久沉默不語。「我已經習慣這一切。如果從頭再來，我還會走這條路。」平靜之後，他說：「無論如何，我對未來還是充滿希望的。」

護士流失 艱苦堅持

特稿

在託養中心護理植物人五年，護士長溫靜仍難忘最初的焦灼。「2015年3月，中心收治了第一名植物人。到第二年，患者才增加到三人。剛開始，作為專業護士的我們，因為沒有護理植物人患者的經驗，經常頭痛不已。病人為什麼好幾天不排便？為什麼頻繁發燒……這些問題都要找到原因，很困難的。」曾在三家醫院的ICU工作過的溫靜，坦言艱難程度是常人難以想像的。

專業冷門特殊 為病人不放棄

然而，病人不見增加，護士卻開始流失，「最艱難的時候，七個護士走了四個，甚至有前來應聘的護士僅僅實習一天就走了。」

在延生，護士們的月均工資在五千元左右，比起在市區的大醫院工作，這份工資不算太好，故此護士流失的情況依然存在。溫靜坦言，是病人讓她沒有放棄。「那是一位86歲的老人，是託養中心的第三位患者，在這裏住了四年，家

人都覺得不可思議。」在溫靜看來，在自己和同事們的精心照料下，老人才能多活了那麼幾年，「這是一件特別有成就感的事」。

克服恐懼：送他們體面離開

同是在託養中心做護士工作，于清感觸最深的則是幫助未能及時趕到的家屬處理植物人患者遺體，為逝者穿壽衣。「這個流程有着嚴格的要求和標準，」于清介紹，先要讓逝者仰臥躺好，整理遺容，對於眼臉不能閉合的逝者，要用毛巾濕敷或按摩，協助其閉合眼臉；對於無法閉口的逝者，則需要輕揉其頰關節處或用繃帶托起。全部處理完畢，還要用棉花填塞逝者口、鼻、耳等孔道，以免液體外溢，最後再用酒精擦拭逝者全身，將遺體識別卡掛好。

于清坦言，為逝者清理遺體，20歲、30歲的護士們心裏特別害怕，只是想到「能夠由我們送他們有尊嚴地、體面地離開，就有種使命感，心裏會有些安慰」。

守望奇跡 拒安樂死

北京人智英一直在給母親做按摩，當香港文匯報記者問及能否接受母親「安樂死」，她的手倏然停住。許久，她深深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或許這是一種解脫，但我不能接受。媽媽睡在這裏，說明她還活着。再說萬一有一天她突然醒了呢！」

於今年開始施行的《民法典》中提出「自然人的生命尊嚴受法律保護」，將尊嚴死、安樂死帶入公眾視野。有植物人家屬認為，中國應出台植物人安樂死法案，並建立一套嚴格的合法程序。對此，內地法律界權威人士指出，目前在中國沒有相應的法律依據，植物人沒有意識、無法表達，同時，植物人也有生命權，沒有人能夠判定他們是否可以接受安樂死。

各國探索立法 無一明確允許

事實上，植物人安樂死在國際上一直爭議不斷。內地知名死刑辯護律師、北京君樹律師事務所主任謝通祥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目前，「沒有哪一個國家明確立法允許植物人安樂死，且各個國家在這方面的立法探索情況也不相同。」

備受關注的法國42歲植物人朗貝爾安樂死案就經過數年審判，才最終於2019年6月由法國最高法院裁定可以為其實施安樂死。據報道，2008年，朗貝爾因車禍成為植物人，醫生判定其無法痊癒。在他住院的11年間，其家人為了決定是否繼續維持他的生命而對簿公堂。然而，實際的判決過程卻異常曲折，且最終未能形成法律。

無「主」群體 誰來扶「植」

在託養中心的病房裏，32歲的陳滿也在等待奇跡，不過，他並未入睡。聽到病房裏的動靜，他用力睜大全身唯一能動的眼睛，眼珠轉來轉去。突然，他的眼圈紅了，眼眶裏蓄滿淚水，繼而大顆大顆滑落成……許久，他不再流淚，眼圈卻依然紅着，任由長長的睫毛上也沾滿淚水，他無力擦去。相久大說，陳滿應該是微意識患者。不過，來到延生託養中心的植物人，實際上都是已經放棄了進一步治療的患者，更不會去搶救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多位接近政策制定部門的人士，他們均表示，中國目前沒有專門針對植物人群體的主管部門，亦沒有針對性政策支撐他們的醫療、保險及社會救助，故此無法將其納入醫療保障制度或幫扶救助體系，「最多是參照殘疾人、老年人或

兒童等特殊群體的服務和管理體系進行救助」。

應作制度安排 扶助植物人家庭

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善基金管委會執行主任金樹萍表示，如果幫扶過程中植物人死亡，還可能涉及法律問題，故此對慈善機構而言，幫扶具有極大局限性。至於是否可以對植物人患者家庭進行幫扶，她表示，慈善機構的救助需要有一個相對應的主體對象，才能有針對性地進行救助。

針對植物人慈善救助的困境，中國民族衛生協會副會長伊麗蘇妮認為，政府相關部門應該為這個群體提供政策導向、政策依據和制度安排，短期內亦可以將其醫療及護理納入大病醫保報銷範疇。

走近植物人



●植物人每天需要接受吸痰護理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攝



●植物人的每餐流食都要有豆漿、米粥、時令蔬菜、雞胸肉、雞蛋加上油鹽糖，煮熟打碎，再加上患者的用藥，一起鼻飼餵食。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攝

生命可貴 期待陽光普照



這是我從業以來，最受震撼的一次採訪。生命在苦難面前的渺小和脆弱，在植物人身上展現得淋漓盡致，那些生而為人的強烈的求生慾望，那些生死關頭親人之間的守望相助，在我面前一一展現，直抵靈魂。

這是一次最揪心的採訪，就在準備截稿時，又收到相久大的信息：今天，中間病房最西邊的患者去世了，肺部感染。半個月來，已經有4位患者去世。

在醫療水平高速發展的今天，瀕臨死亡的患者被搶救回來，卻又因醫療水平還不夠發達而成為植物人，這個問題本身就充滿悖論。然而，這一群在死神鼻息下活着的人，卻是最現實的存在。

生命可貴，眾生平等。我們如何看待植物人，正體現社會的關懷和文明程度，以及對生命的尊重。那麼解決好植物人的託養之困以及生命權問題，應該是舉全社會之力而承擔起的責任與擔當。誠然，一個國家的政策不可能做到完美，一項政策的出台也並非易事，當務之急是能夠調整和彌補政策空缺、法律空白，讓植物人能夠得到「善終」，而不是無處安置。 ●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



●相久大和部分護士們（右七為護士長溫靜）。受訪者供圖